

夢遊錄

說淵三別傳

櫻桃青衣

獨孤遐叔

邢鳳

沈亞之

張生

劉道濟

櫻桃青衣

天寶初有范陽盧子在都應舉頻年不第
漸窘迫嘗暮乘驢遊行見一精舍中有僧
開講聽徒甚衆盧子方詣講筵倦寢夢至
精舍門見一青衣攜一籃櫻桃在下坐盧

言淵月集 卷之八 不書
子訪其誰家因與青衣同餐櫻桃青衣云
娘子姓盧嫁崔家今媼居在城因訪近屬
卽盧子再從姑也青衣曰豈有阿姑同在
一都郎子不往起居盧子便隨之過天津
橋入水南一坊有一宅門甚高大盧子立
於門下青衣先入少頃有四人出門與盧
子相見皆姑之子也一任戶部郎中一前
任鄭州司馬一任河南功曹一任大常博

士二人衣緋二人著綠形貌甚美相見言
叙頗極歡暢斯須引入北堂拜姑姑衣紫
衣年可六十許言詞高朗威嚴甚肅盧子
畏懼莫敢仰視令坐悉訪內外備諳氏族
遂訪兒婚姻未盧子曰未姑曰吾有一外
甥女姓鄭早孤遺吾妹鞠養甚有容質頗
有令淑當爲兒平章計必允遂盧子遂卽
拜謝乃遣迎鄭氏妹有頃一家並到車馬

其盛遂檢曆擇日云後日大吉因與盧子
定謝姑云聘財函信禮物兒並莫憂吾悉
與處置兒在城有何親故並抄名姓并具
家第凡三十餘家並在臺省及府縣官明
日下函其夕成結事事華盛殆非人間明
日拜席大會都城親表拜席畢遂入一院
院中屏帷牀席皆極珍異其妻年可十四
五容色美麗宛若神仙盧生心不勝喜遂

忘家屬俄又及秋賦之時姑曰禮部侍郎
與姑有親必合極力更勿憂也明春遂擢
第又應宏詞姑曰吏部侍郎與兒子弟當
家連官情分偏洽令渠爲兒必取高第及
榜出又登甲科授祕書郎姑云河南尹是
姑堂外甥令渠奏畿縣尉數月勅授王屋
尉遷監察轉殿中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
銓畢除郎中餘如故知制誥數月即真遷

禮部侍郎兩載知舉賞鑒平允朝廷稱之
改河南尹旋屬車駕還京遷兵部侍郎扈
從到京除京兆尹改吏部侍郎三年掌銓
甚有美譽遂拜黃門侍郎平章事恩渥綢
繆賞賜甚厚作相五年因直諫忤旨改左
僕射罷知政事數月爲東都留守河南尹
兼御史大夫自婚媾後至是經三十年有
七男三女婚宦俱畢內外諸孫十人後因

出行卻到昔年逢攜櫻桃青衣精舍門復
見其中有講遂下馬禮謁以故相之尊處
端揆居守之重前後導從頗極貴盛高自
簡貴輝映左右升殿禮佛忽然昏醉良久
不起耳中聞講僧唱云檀越何久不起忽
然夢覺乃見著白衫服飾如故前後官吏
一人亦無徬徨迷惑徐徐出門乃見小豎
捉驢執帽在門外立謂盧曰人饑驢饑郎

說游山集 卷之四 書院
君何久不出盧訪其時奴曰日向午矣盧
子罔然歎曰人世榮華窮達富貴貧賤亦
當然也而今而後不更求官達矣遂尋仙
訪道絕蹟人世焉

獨孤遐叔

貞元中進士獨孤遐叔家于長安崇賢里
新娶白氏女家貧下第將遊劍南與其妻
訣曰遲可周歲歸矣遐叔至蜀羈栖不偶

逾二年乃歸至鄠縣西去城尚百里歸心
迫速取是夕到家趨斜逕疾行人畜既殆
至金光門五六里天色已暝絕無逆旅唯
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時近清明月色如
晝繫驢於庭外入空堂中有桃杏十餘株
夜深施衾幃於西窻下偃卧方思明晨到
家因吟舊詩曰近家心轉切不敢問來人
至夜分不寐忽聞墻外有十餘人相呼聲

若里胥田叟將有供待迎接湏臾有夫役
數人各持畚鍤箕箒於庭中糞除訖復去
有頃又持床席牙盤蠟炬之類及酒具樂
器闐咽而至遐叔意謂貴族賞會深慮爲
其迫逐乃潛伏屏氣於佛堂梁上伺之鋪
陳旣畢復有公子女郎共十數輩青衣黃
頭亦十數人步月徐來言笑晏晏遂於筵
中間坐獻酬縱橫履舄交錯中有一女郎

憂傷摧悴側身下坐風韻若似遐叔之妻
窺之大驚卽下屋楸稍於暗處迫而察焉
乃真是妻也方見一少年舉杯屬之曰一
人向隅滿坐不樂小人竊不自量願聞金
玉之聲其妻冤抑悲愁若無所控訴而強
置於坐也遂舉金雀收泣而歌曰今夕何
夕存耶沒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園樹傷心
兮三見花滿座傾聽諸女郎轉面揮涕一

人曰良人非遠何天涯之謂乎少年相顧
大笑遐叔驚憤久之計無所出乃就階間
捫一大磚向坐飛擊磚纔至地悄然一無
所有遐叔悵然悲惋謂其妻死矣速駕而
歸前望其家步步悽咽比平明至其所居
使蒼頭先入家人並無恙遐叔乃驚愕疾
走入門青衣報娘子夢魘方悟遐叔至寢
妻卧猶未興良父乃曰向夢與姊妹之黨

相與翫月出金光門外向一野寺忽爲兇
暴者數十脅與雜坐飲酒又說夢中聚會
言語與遐叔所見並同又云方飲次忽見
大磚飛墮因遂驚魘殆絕纔寤而君至豈
幽憤之所成耶

邢鳳

元和十年沈亞之始以記室從事隴西公
軍涇州而長安中賢士皆來客之五月十

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宴于東池便館既半隴西公曰余少從邢鳳遊記得其異請言之客曰願聽公曰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質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即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爲古粧而高鬟長眉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襦鳳大悅曰麗者何自而臨我哉美人曰此妾家也妾

好詩而常綴此鳳曰幸少留得觀覽於是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視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類此凡數十篇美人曰君必欲傳無令過一篇鳳即起從東廡下几上取彩牋傳春陽曲其詞曰長安少女翫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帷空度九秋霜鳳卒吟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使教妾

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爲弓彎狀以示鳳旣罷美人低然良久即辭去鳳曰願復少留湏臾間竟去鳳亦尋覺昏然無有所記及更於襟袖得其辭驚視復省所夢事在貞元中後鳳爲余言如是是日監軍使與賓府群佐及宴隴西獨孤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武功蘇滌皆歎息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明日客復有至

者渤海高元中京兆韋諒晉昌唐炎廣漢李囑吳興姚合洎亞之復與集於明玉泉因出所著以示之於是姚合曰吾友王生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父之聞宮中出輦吹簫擊鼓言墓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門客作挽歌詞生應教爲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土葬金釵鋪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

言淵日集 卷之九 書院
悽恨不勝懷詞進王甚佳之及寤能記其
事王生本太原人也

沈亞之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索泉
邸舍春時晝夢入秦主內史廖家內史廖
舉亞之秦公召至殿前促前席曰寡人欲
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
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秦官名使佐西乞

術伐河西

晉秦郊也

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

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乂
之公幼女弄玉壻蕭史先死公謂亞之曰
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
有愛女而欲與大夫備灑掃可乎亞之少
自立雅不欲遇幸臣蓄之固辭不得請拜
左庶長尚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
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中貴騎疾馬來延亞

之入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鬢髮著偏袖衣
粧不多飾其芳姝明媚筆不可模畫侍女
祇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便館
居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爲
沈郎院雖備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出入禁
衛公主喜鳳簫每吹簫必翠微宮高樓上
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
月七日生亞之嘗無貺壽內史廖曾爲秦

以女樂遺西戎戎王與之水犀小合亞之
從廖得以獻公主主悅嘗愛重結裙帶上
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賜相望於道復
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無疾忽卒公追傷
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教
而作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
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
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公公讀詞

善之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
又使亞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
哭兮石甃髯莎雜英滿地兮春色煙和朱
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
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宮中十四人殉亞之
以悼悵過戚被病猶在翠微宮然處殿外
特室不居宮中矣居月餘病良已公謂亞
之曰本以小女將託乂要不謂不得周奉

君子而先物故弊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
夫然寡人每見子即不能不悲悼大夫盍
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腑公室待
罪右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幸免罪戾使得
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如日將去公追
酒高會聲秦聲舞秦舞舞者擊鼙拊鞀鳴
鳴而音有不快聲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
予顧此聲少善願沈郎賡揚歌以塞別公

命趣進筆硯亞之受命立爲歌辭曰擊體
舞恨滿煙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
成語金鳳銜紅舊綉衣幾度宮中同看舞
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春風何處去歌卒
授舞者雜其聲而和之四座皆泣旣再拜
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
入殿內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牕紗檀點
依然宮人泣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題

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
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臙脂
竟別去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出關已送
吏曰公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
驚覺卧邸舍明日亞之爲友人崔九萬具
道之九萬博陵人諳古謂余曰皇覽云秦
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
亞之更求得秦時地志說如九萬言嗚呼

弄玉既僊矣惡又死乎

張生

有張生者家在汴州中牟縣東北赤城坂以饑寒一旦別妻子遊河朔五年方還自河朔還汴州晚出鄭州門到板橋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陂中逕路而歸忽於草莽中見燈火熒煌賓客五六人方宴飲次生乃下驢以詣之相去十餘步見其妻亦在坐

中與賓客語笑方洽生乃蔽形於白楊樹間以窺之見有長鬚者持盃請措大夫人歌生之妻文學之家幼習詩禮甚有篇詠欲不爲唱四座勤請乃歌曰歎衰草絡繹聲切切良人一去不復還今夕坐愁鬚如雪長鬚云勞歌一盃飲訖酒至白面年少復請歌張妻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長鬚持一籌筯云請置觥有拒請歌者飲一鍾

歌舊詞中笑語准此罰於是張妻又歌曰
勸君酒君莫辭落花徒繞枝流水無返期
莫恃少年時少年能幾時酒至紫衣者復
持盃請歌張妻不悅沉吟良久乃歌曰怨
空閨秋日亦難暮夫壻斷音書遙天鴈空
度酒至黑衣胡人復請歌張妻連唱三四
曲聲氣不續沉吟未唱間長鬚拋觥云不
合推辭乃酌一鍾張妻涕泣而飲復唱送

胡人酒曰切切夕風急露滋庭草濕良人
去不回焉知掩閨泣酒至綠衣少年持盃
曰夜已久恐不得從容即當睽索無辭一
曲便望歌之又唱云螢火穿白楊悲風入
荒草疑是夢中遊愁迷故園道酒至張妻
長鬚歌以送之云花前始相見花下又相
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酒至紫衣胡
人復請歌云須有艷意張妻低頭未唱間

長鬚又拋一觥於是張生怒捫足下得一瓦擊之中長鬚頭再發一瓦中妻額闐然無所見張君謂其妻已卒慟哭連夜而歸及明至門家人驚喜出迎張君問其妻婢僕曰娘子夜來頭痛張君入室問妻病之由曰昨夜夢草莽之處有六七人遍令飲酒各請歌孥凡歌六七曲有長鬚者頻拋觥方飲次外有發瓦來第二中孥額因驚

覺乃頭痛張君因知昨夜所見乃妻夢耳

劉道濟

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止於天台山國清寺嘗夢見一女子引生入牕下有側栢樹葵花遂爲伉儷後頻於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有一牕側栢葵花宛是夢所遊有一客官人寄寓於此室女有美才貧而未聘近中心疾

而生所遇乃女之寃也又有彭城劉生夢
入一倡樓與諸輩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
處自疑非夢所遇之姬芳香常襲衣亦心
邪所致聞於劉山甫也

夢遊錄

終